

关于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关系的哲学思考

付德军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考察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关系状况是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首先在于人的劳动。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理应实现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与融合, 但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却存在着实质性差别, 社会主义是二者走向完美统一的开端。

关键词: 马克思; 人的需要; 人的劳动; 完美统一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2005)06-0078-15

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我国学术界已经做了不少的思考和研究。在笔者看来, 这是一个多层面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 而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关系问题又必然是其中的根本问题之一。因此, 考察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状况, 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关系状况及其走向作出回答。本文按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 拟在对二者关系作出哲学诠释的基础上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关系问题。

一、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 人的本性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类追求的美好境界, 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渐进性与飞跃性、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过程, 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它首先是指人的最基本需要能获得充分的满足。

如何看待人的需要?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称为人的“内在必然性”和“本性”。“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这表明, 需要是人一切现实活动的原动力, 满足自身需要是人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根本目的。人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 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也有质的不同。这首先表现为人的需要具有广泛性。“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 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 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2]。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都有许多需要,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 而且为享受, 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3]其次, 人的需要又是不断变化的, 具有日益丰富的无限性。“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4]这表明, 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虽然都以物质性为基础, 但人的需要已经摆脱了纯粹肉体需要的制约性和局限性, 超出了谋生的单纯目的, 具有超越生存意义的日益丰富性。“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4]。

人的需要的日益丰富性表明需要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其需

收稿日期: 2005-04-05

作者简介: 付德军(1971-), 男, 河南信阳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西方哲学

要的内容、结构、水平及需要满足的方式和程度也不会一样，总是显示着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特质。即使是人纯粹的生理欲望“也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人的需要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人的劳动。人的劳动不仅将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区别开来，而且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需要也区别开来。

何谓“劳动”？按照人类学的一般定义，劳动是人类特有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人能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而动物却不能，它们只有本能活动。按照马克思劳动创造人原理的本义，人的劳动和动物的本能活动虽然都是对现有对象的否定，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本能活动对于对象的否定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望而对对象的直接消化、消灭，劳动对于对象的否定则是对对象的“陶冶”、塑造。“陶冶”过程结束后对象依然存在，依然对劳动者具有独立性，只是带上了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否定关系，并成为自己的形式，成为一种持久性的东西。劳动不仅使人确立了自己对于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确立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自由的关系，而且使那“劳动着的意识”能直观“自己”本身，发现自己的这种主体性地位，并进一步产生了对外界的自由的要求。

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是人和动物的分野。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劳动。人是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的主体，人是一种自我生成、自我实现的存在物。人活动的指向是解决人对外界的自由问题进而不断走向全面。可以说，这是人的最根本需要、人的全部需要。但人的“为我”又是间接实现的，是借助对象化即经由对象而回到自身的方式实现的。于是对象化成了人之需要得以满足的必由之路，人实现自我的需要具体化、现实化为对象化需要。人的劳动就是人的对象性活动。这样，劳动既是人类独立的本质和存在的根据，是人走向全面的实质内容之一，又是人的对象化需要的实现途径和手段。作为手段，人的劳动就是为了直接解决人的现实需要问题。每一个现实的具体的需要都带着一种理想的成分，它超出现有但又以现有为基础，而人的劳动就反映着人对自然界施展自身体力和智慧的现有水平，所以人的劳动状况如何，他的需要状况也就如何，人的劳动状况决定着人的需要状况。但另一方面，为满足需要必然会带来下一个劳动的及时展开，人从事劳动、进行自我实现的每一步正是在一个个现实的具体的需要的引导下实现。由此不难看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本性追求不仅把人的劳动和人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而且要求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应走向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和融合。正因为此，马克思才断言，劳动在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其基本原则”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将达到完美的统一。

然而，劳动创造历史的实际进程并非如此理想。在人类已经走过的历程和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之间单纯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甚至有二者根本背离的情况。其实，这正说明了人之发展的阶段性和社会制约性。所以，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切实充分地保证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最大效益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人们完全地、自觉地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从事的劳动即如马克思所说的成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时，人的劳动才符合人的需要本性，进而合乎人性。

二、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关系状况的历史和逻辑考察

人的对象性活动必然使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联系。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社会联系只是由于个人的需要才出现的，社会联系是个人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人也正是以自己的需要和活动为中介发生社会联系进而成为社会存在物的。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一切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展开，受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方面，人的劳动和人的需要也概莫能外，每一特定的社会关系不仅制约着人的劳动状况和需要状况，而且直接决定着二者关系的性质。社会形态的演变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劳动能否满足他的需要和如何满足他的需要以

及满足的程度都存在着实质性差别。

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是最为典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是根本分离和尖锐对立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以及人同他人的关系四个方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指出,异化劳动就是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劳动却反过来限制、扼杀人的需要,就是人的需要同人的劳动相分离、相对立。如前所述,劳动本是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命活动,是人实现自我的必由之路。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却异化了。它意味着对象化不再是人需要的东西,人需要劳动不再是出于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人的需要随之变成了异化的需要。这是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根本分离和尖锐对立的必然后果。劳动和需要的异化使劳动者不再关注其活动本身,而是指向产品,关切对产品的占有和享用,而产品在商品社会往往以商品形态存在,商品又往往被它的符号——货币所取代,于是占有产品便首先转向占有货币。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滋生蔓延的根源即在于此。

造成这一“根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2]这种异己力量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是私有制。需要和劳动的分离、需要和劳动的异化正是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即私有制造成的。私有制和与之相伴的旧式分工把人钳制于片面的维持生存的领域。因此,消灭异化的唯一途径是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对旧式分工进行彻底扬弃。一般说来,只有当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因而劳动者的劳动是完全自觉和自主的时候,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需要之间才存在统一和融合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里,由于同样存在着私有制与僵化的社会分工,所以也都不具备实现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完美统一的社会条件。这一社会条件的充分具备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而且符合人性的要求。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2]。但这决不仅仅是废除私有制就能完成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虽然废除了私有制,但它仍然包含着一种新的异化——自我异化的形式,仍然因平均主义而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人的劳动同人的需要相分离,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2]。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首要特征。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决定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将直接结合,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劳动者的统治将不复存在。任何人不再受旧式分工的限制,而是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社会自觉、有效地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人、牧人或批判者。”^[6]在那个“消灭劳动”的时代,人的需要将真正充分地体现人的本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们不仅为需要而劳动,而且直接按需要进行分配。劳动不仅是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而且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的需要、人的劳动和人性的完美真正实现了有机统一,“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也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7]

三、当代中国国情下的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

社会主义是人类实现彻底解放、走向全面发展的始初环节。同以往所有社会形态相比,只有社会主义才真正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关心人的需要的满足,关注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具体统一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曾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

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再次得到强调。这些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辩证关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仅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也无不透视出对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应有关系的关注。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这一具体的经济体制，采取以获得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具有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在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和满足人的需要方面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劳动者在内部利益驱动和外部竞争的驱使下，需要的动力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而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实现了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普遍化和社会化（尤其在解决人的物质需要方面），从而为满足人的需要创造了历史上不曾有的社会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必然有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社会关系必然以物的形式表现着，所以人的发展仍然带着“物的依赖”，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比如，经济领域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极易使人走向极端个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导致物欲横流，精神追求萎缩。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从根源上应归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目的的偏离了“为人”的轨道。

不言而喻，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样会存在于我国的现实社会中，更何况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从生产关系上看，尽管公有制占了主体地位，但其总体水平不高，结构也有不合理之处，各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加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得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不可避免。尽管分工获得了很大发展，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仍旧束缚着人。社会产品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而不是按需分配。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且在劳动能力的发挥和劳动成果的享用方面也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不难发现，由我国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上述种种现实决定了当代中国人的需要和他们的劳动还不可能实现目的和手段的完美统一。在某些领域、某些范围内必然有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相分离的情况，不合理的需要观并不罕见，甚至大有市场，“利己主义性质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性质的劳动”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

但是，上述情况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实现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目的和手段有机统一的开始和内在环节，是达到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完美统一的开端。这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不懈地追求人的全面的发展并为之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它深刻地昭示出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的统一性，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人性关怀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不可能没有人对物的依赖，受物化的社会关系限制，但这种依赖、限制已不是盲目的，而是人立足社会发展规律和正视社会现实后的自觉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得到根本确立和充分体现的是人的主人翁地位，人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对社会关系会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自主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抛弃集体主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一原则从本质上要求人们团结协作、积极劳动，以共同联合的方式占有物，从而自觉地通过物来实现、确证和服务自己。虽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样以获利为直接目的，但它更加注重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协调问题，所以不会出现资本主义那种“社会进步以社会个体牺牲为代价”以及人最大限度地被物化的现象。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从根本性质上不是根本分离和尖锐对立的，二者能够统一的基础和根据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和社会的

发展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各方面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统一的程度也将逐步提高,二者关系的本来面貌也一定将水落石显。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物的依赖”时代向人的全面发展时代转变的过渡环节,是“以物为目的”向“以人为目的”转变的过渡环节,就是说其趋势是向人的全面发展、人性的完美、人的需要和人的劳动完美统一的方向前进。

这一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前进方向,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关心群众的疾苦和需要,解决好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要鼓励、引导人们走诚实劳动、合法致富之路,坚持按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真正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在实践上使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劳动具体统一起来。同时,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建设,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在理论上使他们懂得满足自身需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辩证关系,使他们认识到处理好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当前需要和未来需要关系的重要性,尽快消除相当一部分人头脑中带有利己主义痕迹的需要观念,从而自觉地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2]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第 3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4]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5]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 [6]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7] 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s Need and Labor

FU Dejun

(College of Laws and Politic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o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s need and man's labor is an important angle of studying man's development. Man's need is his nature, and his nature lies in his lab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s need and man's labor should be a perfect unity of ends and means, but there are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formations.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s just the beginning on the way to their ideal unity.

Key words: Marx; Man's need; Man's labor; Perfect unity